

## 贝加尔湖

我最早听说贝加尔湖，还是“文革”年间，老师在课堂上讲“珍宝岛反击战”，不知怎么扯到了历史上的西伯利亚，说那里有个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，很美很美！其实，老师也不知美在哪里，在那不能言美的年代，老师所说的贝加尔湖，给了我最早的美的想象。

许多年来，我都想前往，尤其是那年到了莫斯科，而真正成行，还是2011年，朋友约我。

去的时节，拟在深秋，说的是，那时霜叶最红，天水最蓝，可西伯利亚的寒潮，又让我心悸。于是，把时间提前，我们中秋就去了。

随旅游团乘夜航飞机到达伊尔库茨克，是半夜凌晨，转车去下榻的猎人之家——湖滨山庄，天已大亮。导游要我们上午休息，下午观光。

进房间，睡意全无的我扔下行李，就出门去。

门外的四周是白桦枫林，比沿途见过的更茂密。一根根挺拔的银白树干，像玉树蓬满了繁茂的金花。嫩黄的娇叶，在冷风中飘飞、招摇、细语，不像是老绿褪色，倒像是秋来新发，充满了向荣的生机。

沟壑的对面，远处的群峰在蓝天下一望无际，似绿叶凋尽、硕果累累熟透了的橘林，是一座座相聚而来的金山。

如此富贵的秋景，博大得就像是我一人世界。

我顺着一条金黄的林道走去。柔软的地毯，金色通幽，透出蓝天的穹顶，金碧高远。人行其间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的宫殿。

一阵冷风掠过，飞卷的枫叶随着风的旋律，上下狂舞，我就像沐浴在群蝶的追逐中，接受秋天的洗礼。

林道的尽头，豁然开朗的一片远绿，就是蓝天下的贝加尔湖。

枫林覆盖的山峦，沿着湖边蜿蜒远去，浓缩到天边，宛如一缕早现的晨曦。

明亮的净空，缓来的气流，那是风的光影。

几只白鹤在湖面上空低翔，贴着水面，去了又来，久久徘徊，像在探索水面弄影的金山，又像在追恋滑去水面的雪影。

轻纱般透明的朝气，在湖面淡淡扬起，在晨风中忽悠，在光亮中散去。

第一束霞光闪现，湖心牵起一条迎我而来的彩带，光波在水中跳跃，慢慢向泛蓝的湖面浸染。当天际下托日出的山坳，瞬间变红，枫林红得透亮；当朝阳冉冉升起，金灿的群山与耀金的水面连成一片的时候，大地与天空仿佛一起在燃烧。

这就是贝加尔湖的早晨，是我见过的最原生态的早晨。

记得老师那时还说过，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。可老师那时不会想到，而今这里真正成为人类宝藏的是水，是这深似海、清如潭，取之不尽，足够人类存活一个世纪的淡水。

几百年前，谁要把水看成宝，那他必定是疯子，就连这无边无际的森林，当年也只配流放者光顾。苏武牧羊、被逐放的俄国十二月党人都曾来过这里。这片无人践踏、无人开垦的黑土地，自被封闭，反倒成了人类的稀缺。

听说这泱泱大湖里的天然纯净水，而今卖给西欧的现价，已经超过了中东地底的石油。红松木在世上早已视为珍贵，而这里像白桦林一样满目皆是。

大自然对自以为有职责保护它们的人类，真是在讽刺！什么是自然保护？原生态的自然，人不去践踏，就是最好的保护。

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自然资源，封闭起来不开发？

普京为什么敢与世上任何强敌较劲？那是因为他们有保护得很完好的自然资源。哪像我们，莫说跟别人较劲，就是自己子孙后代的生存恐怕都成问题。

归途中，我在透进霞光的林间，发现了一块悬吊的长方形木板——大约是给露宿的游人准备的秋千。我好奇地躺上去，合眼轻荡。拂面的落叶，萧萧而下，细雨般清凉。

须臾间，鹿角号声响起，穿林的呜鸣从住所



## 《人生逆旅》(节选)

□梁恩明

我脑子一下蒙了，转不过弯来。高尔察克，不就是我少年时读苏联小说中的反叛红色政权的白匪军总司令吗？而今在俄罗斯怎么变成了大英雄？

铜像之下的基座浮雕，是两个执枪对峙、刺刀相交的战士。一个白色军服、一个红色军服。我仔细地端详过他们俩麻木对立的形象，不知其意何在。问基马，他说：“是两个兄弟在打架。”

十月革命后，苏联经历的那场红色政权保卫战，风卷残云，是何等的伟绩丰功，而今在俄罗斯后人眼里，竟然视同儿戏，就像在回看两个兄弟打架。被打入地狱的高尔察克，反倒置身在上，好似胜利者。这难道就是当下俄罗斯人对苏联那段历史的评价吗？

我困惑地指着花园里边的另一尊铜像，又问：“那边纪念的，是不是打架的另一个兄弟？”

基马说不是。他说：“那也是俄罗斯的英雄。”

花园里边，燃烧着长明灯，还有人在祭拜的那尊雕像，是卫国战争中西伯利亚红色军团的一位将军。当年莫斯科保卫战，如果没有他率领西伯利亚红色军团及时赶到，那段战争的历史可能会重写。俄罗斯人至今很尊重那段历史。

惊天地的内战，在这里被淡化；泣鬼神的外战，成为他们衡量人死后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唯一标尺。

有趣的是，基马还告诉我们，当年反叛苏维埃政权与高尔察克齐名的邓尼金，逃亡去巴黎当寓公。当苏德战争开打时，他竟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合作游说，说出了连纳粹都瞠目的壮语：20年前，如果你们来帮助我，我会感激你们的。可今天，为了俄罗斯，我只能与苏维埃一起同你们战斗。

这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情结，国家利益至上。

高尔察克当年兵败伊尔库茨克的结局，比邓尼金悲壮。他被红色政权枪毙，尸沉于贝加尔湖冰窟。这是我知道的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：他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，曾率队英勇击沉过无数敌舰；更不知道他是世界顶级的航海专家，为俄罗斯征服北冰洋作出过巨大贡献。

胜利者写的历史，毕竟不能长存；失败者被歪曲了的历史，总会正本清源。有些被时代湮没了的人物，就是上帝也没有遗忘。

还有一个北京来的老奶奶，站在我旁边，喃喃低语：“这是我们，我的花钱来看我们的。”她难过得几乎快要掉眼泪，就像自家的田产归属了他人，自己还要去租赁那样心酸：“我要知道这是我们的，我根本就不该来。”

什么是爱国教育，站在别国的土地上，目睹原本是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，这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谁说我们的民众不爱国？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当年把这片疆土赠送给“友邦”的，绝不是“家奴”。

我们的近代史就是这样滑稽：多次输了对外战，赔款多，割地少，而恰恰在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抗战，在欢庆的喜悦声中，我们放弃了当年视之为不毛之地的贝加尔湖，放弃了外蒙古，还有琉球。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大约是我们近代史上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，最受史家认可的条约了，恰恰正是这个条约，把大片人见人爱的疆土，界定给了邻国。

先人的短视、无能，让我们现在才感觉到了资源的匮乏；而我们现在的不争气，失去的又将是我们子孙的未来。

## 三

伊尔库茨克城中的街边花园，过往行人都能仰望到一座铜像。他一身戎装，肩披俄式军大衣，叉腰俯视前方，那深邃的目光，仿佛已经穿越了他在世的时空。

这是谁？有人问。

基马答：俄罗斯的大英雄，高尔察克。

提的包是团长的，警察问他包内有何物，他说不出来。警察要他开包检查，上锁的包他又打不开。警察怀疑他是小偷。团长自己前去说明，警察仍是摇头。在美国警察看来，自己的包应该自己提，你的包怎么跑到别人手上去了。美国警察哪里能懂中国的“国情”——首长的包，从来都是别人拎的。

## 高楼所思

登上帝国大厦，撼人的还是城市“森林”。昨夜逛曼哈顿，走在大街上，能见的天是一线天，一幢高过一幢的大厦，笔直如崖，通天的辉煌。而这时登高，一眼望尽的“森林”，却是看不见地了。

你分不清哪里是克莱斯勒大厦，哪里是洛克菲勒中心……世界金融中心，仿佛就是延向海河、天边的整个城市。据说，眼前所见，大都还是帝国上世纪初的辉煌。

我想：那时从“篱笆墙的影子”里走出来的华人，目睹这梦境般的现实，其感受不会亚于13世纪马可·波罗见到的杭州。倒是无知的我，少年时成天填不饱肚皮，还在高喊打倒“纸老虎”。我们从小怕过美帝。可为什么到了今天，国力大增的我们，反倒失去了当年的勇气。

大厦之巅，风很大。横跨新泽西州海河上光照的高吊桥，一条又一条，虹影似的牵起我遐想：一个既无主体民族，立国就200来年，又在一片荒野——整个曼哈顿仅值24块美金的土地上，何以横空出世。

我绝非崇美者。我老在想，美国走的是什么强国之路？它无需“光荣革命”，也无需“文艺复兴”，直接就坐了世界头等快车，抢占了世界霸主的地位。相形之下，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的我们，进入现代社会，反倒是连路都不会走了。

学日本的明治维新，我们学像没有？“走俄国人的道路”，不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，连第一步都走不通。当年，我们与苏联的分歧

不就是国情不同，不可能照搬照学的分歧吗？

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，就如同一个人。

每个人，都有每个人出生的背景、成长的环境，养成的个性、思维、爱好等等。也就是说：每个人都“是一个，这个”。我们能研究出别人成功的经验，但谁又能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出自己？这个道理，谁都明白。然而，将其放大，说到国、理论就不清楚了。正如有些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叙说起别人的成功头头是道，可他就是没法把他自己说清楚，更没法在社会这个轴坐标中找到他自身的点以及发展的空间。

国与人、大与小，尽管有不同，但走自己的路，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。每个国家，都有自己形成的历史格局、传统文化、思维习俗等等。我们能研究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的发展史，但我们能照搬照学吗？“拿来”的东西脱离了它的母体，价值还有多大，能融进我们的母体吗？百年的教训，足以让我们清醒，与其多夸夸其谈说别人，不如多研究些自己，走出一条让别人来研究我们的路，这恐怕才是我们当代人最该做的。

我们的盛唐，学的是罗马，还是希腊？我们不也成就了世人惊慕的帝国？可那时，又有谁能照样画葫芦，复制出我们那样的帝国？

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！”成功的人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想成功的国家也同样该明白。

美国，就是自己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的典范。不管它立国之初，走“农业立国”的乌托邦道路，还是以后步入世界潮流，走“工商立国”之路，它都是在实践中自我寻找，走自己的路，把世界先进理念结合他们的具体“国情”，走一条自我完善之路。我们学美国，这是根本。如果它立国之初，亦步亦趋地学英国，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？跟我者，必后于我，学像我者，必死于自己。这是很多人再明白不过的道理，为什么谈到国，总有些人老想着现存的

□

梁恩明

基马又带我们走进简陋的学校，就一间教室，十来张低矮的桌椅。他手指后排说：“小时候，他读书就坐在那里，还说他爷爷的爷爷也在这里上过学。”

200年前的西伯利亚，冰天雪地，谁会来此传教办学？

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，讲述的是一位纯情少女，把自己的一生，默默地献给了西伯利亚，献给了基马爷爷的爷爷——那些蒙昧的孩子。可我不知道，在这位天使到来之前，这片文化的荒原早就已经有人开垦了。那就是十二月党人。

基马回指我们走过的庭院，告诉我们：那里曾经住过一位将军，很有名的十二月党人。他落户来这里，这里才有了集镇。他在里建教堂传教，让土著人知道了人世间还有天理；教土著人打铁，制造农具，让土著人过上了农耕生活；他的妻子教土著人识字，让土著人懂得了风，怎么会吹，地球怎么会转。

基马不停地竖起大拇指夸他们是好人。

我很难将教室里纸糊的破窗、昏暗的油灯，还有墙上那小孩幼稚的图画，与一个出自宫廷的贵夫人相连，更难把将军的英姿还原在炉火燃烧的铁匠铺里。而这，恰恰又是十二月党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发出的光和热。

或许，当年这里的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，但他们来到这里，耗尽心力所做的启蒙，却得到了当地民众深深的爱戴。

听说小镇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打铁比赛。朴实的民众，每年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心中的普罗米修斯，就像我们端午节划龙舟纪念屈原大夫那样，世代相传。

我们来到湖边。湖边的空坝上，还燃烧着一炉熊火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俄罗斯壮汉正在给游客表演打铁的技艺。他身后墙上记载着今年打铁比赛的人数和排名，一长串，那么醒目。我远远望去，就像一页民间史册把十二月党人的功勋，铭刻在那里。

伊尔库茨克，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州府，在苏联解体时竟然没有脱离俄罗斯自立为国，不知是十二月党人在这片蛮荒的土壤里，最早播下了俄罗斯文化的种子，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与十二月党人有剪不断的魂影？

也许，十二月党人当年自己也没意识到，他们来到这里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平凡事，对以后的俄罗斯民族有如此大的贡献。十二月党人的后人谁也没能见到这一天，因为苏共执政后已把他们斩尽杀绝，世上早已没有他们的后人了。

昨夜下过一场大雪，这里的枫林红了。我的朋友说：那是十二月党的血染红的。

## 四

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奥利红岛，是贝加尔湖最大的湖心岛，上岛的我们都很兴奋，沿湖奔跑了几百公里，谁知到达后，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这里没有枫林，也没有油亮的黑土地，细雨灰蒙中的深沟浅壑，岩乌石黑，光秃秃的。到了湖边的渡码头，才见一处工棚，我们刚下车，滩头就跑来了几条黑狗，团团围着我们的行李箱寻食打转。

雨淋的码头上，风很大，手握的撑伞像要把人牵跑。湖面的卷浪，海潮般飞涌，扑向乱礁，溅起一团团如烟的水雾。我们乘坐的渡船，上去就喝西北风，跟上岛换乘的车一样，都老掉了牙。

上岛的坡面，枯草秋黄，一坡连着一坡，湿漉漉地绵延起伏。

车行的泥道，是车自己在草地上碾出来的，一路泥浆飞溅。

泥道上跑的老爷车，浑身都是毛病，不是在沟槽里“打摆子”，就是在爬坡间“喘喘”，或者在顺坡俯冲中“疯癫”，还时常熄火。司机手拿摇柄，要不停地去车前伺候。

我恍然顿悟：天人合一，非我能及；苍凉美也不是人人都能感悟的。没有苦其心志的人生磨炼，没有远离欲望的自我超脱，你回不去大自然，就是回去了，你也感悟不到天地的空灵。

惟有我的朋友，这时倒有几分仙气。他把柴火烤熟的鲈鱼，摊在石板上，轻撕一层黑糊糊的鱼皮，手拈几丝细白的嫩肉，慢慢送进嘴里。那目无一物的飘然，宛如竹林七贤，逍遥在山野里，融汇在天水间。

没有失败者就不会有胜利者，一场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，是由胜负的双方构成的。如果南方失败的李将军不算人物，那么北方的胜利者格兰特将军也不算英雄，因为这是同胞间不该发生也不可避免的战争。有意思的是，南北双方以刀枪相见开始，最后以相互尊重和言和。那不置失败者于死地的战争议和场面，恐怕也是别国的史上难以找见的。他们今天谈论起那场战争也就少了许多政治色彩。

我记得，当初“联邦宪法”的诞生，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论争可谓势不两立。“联邦宪法”，是美国走向强盛之路的基石。“联邦宪法”的缔造者、奠基人，写进美国历史的，也包括了反联邦派的首领，他们同样被视为建国之初最杰出的人物。

没有反对方，至少正确方不会正确得那么完善。以人以鉴，世人都懂的道理，世人未必都能做到。

我还记得，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、第二任副总统、第三任总统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——杰斐逊，最早主张的“农业立国”的乌托邦思想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。历史认识的局限，并没抹杀他最终成为美国至今为止最优秀的四大总统之一。因为他在英国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封锁中，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政敌对手“工商立国”的正确，并在总统任期内，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发展方向推向了世界潮流的轨道。

以己为鉴，一个领导者，心中只有国家、人民，才会“王者无私”，才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。一个国家，走自己的路，还需要一批有这样胸怀的杰出人物。

美国人有的，我们有吗？海纳百川，这是美国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。

(摘自《人生逆旅》，梁恩明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)

## 游美小记

## 虚惊

9·11后去美国，落地就遇上了麻烦，原因很简单，美方批准我们入境处在洛杉矶，而直飞纽约的我们，便成了异动者。翻译怎么解释也无用。来人把我们带去“特别”通道盘问后又带我们去一个大厅。进厅门我就感觉不对劲，明晃晃的玻璃大厅里尽是警察。我还没回